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境内 先秦两汉遗存考古调查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丹巴县文物管理所

摘要:2021年6-7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对丹巴县境内先秦时期遗存及相关重点区域进行了一次全面考古调查。新发现了卡卡村石棺墓地、邛山二村遗址、大坪村遗址等。采集了一批陶器、骨器、石器标本,对研究大渡河流域先秦遗存及石棺葬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大渡河流域;丹巴县;先秦至秦汉时期;石棺葬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88(2022)05-0068-07

收稿日期:2022-06-30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考古学研究”(项目号:LSYZD21018)的阶段性成果。

一、考古发现与现状

四川丹巴地区地处藏彝走廊要道,东西沟通川西平原与西藏东部,南北沟通甘青与川滇地区,是考古学、民族学重点研究区域。该地区早期遗址及石棺墓多为调查所见,但重要调查、发掘成果仅有《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遗址发掘简报》^[1]《2005年度康巴地区考古调查简报》^[2]《康区石棺墓遗存考察记——横断山脉地带文物考古调查记之一》^[3]等。相关重要研究成果集中于对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遗址的研究上,对丹巴石棺墓的研究较少。由于受各种条件限制,丹巴地区考古调查与发掘零散、不平衡、不全面,当前资料未能体现对丹巴地区古文化的完整认识,有必要对其进行一次较为全面完整的考古调查。

二、调查经过及收获

2021年6月至7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丹巴县文物管理所等单位对丹巴县境内的大金川河下游、小金川河下游及大渡河上游进行了全面考古调查。调查工作主要是对已知的文物点进行了复查,进一步弄清文物点的基本情况,同时对上述河流流域海拔高度在2000~2700米左右最适合人类开展生活、生产活动的重点区域进行了全面调查。本次考古调查对罕额依遗址、邛山一村遗址、齐支石棺墓群、聂呷遗址、左比村石棺墓群、泽周村遗址的调查工作进一步弄清了遗址的分布范围、文化层堆积、文化内涵等情况。同时新发现了卡卡村石棺墓地、邛山二村遗址、大坪村遗址等一批古文化遗存。调查采集了一批陶器、骨器、石器、石器等古代文化遗存标本,对认识丹巴地区的文化内涵提供了

重要的实物资料。现对本次考古调查的部分遗址和石棺葬墓地介绍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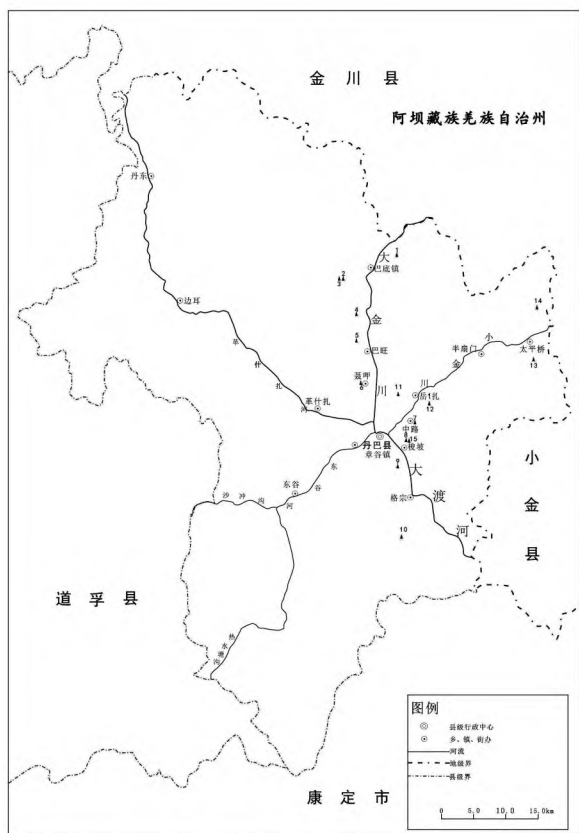


图1:2021年度调查丹巴县文物点分布示意图

注:1.大坪村遗址;2.邛山一村遗址;3.邛山二村遗址;
4.卡卡村石棺墓地;5.齐支村石棺墓地;6.聂呷遗址;7.罕额依遗址;8.左比村石棺墓地;9.泽周村遗址;10.川主庙村石棺墓地;12.纳顶遗址;13.宅垄古遗址;14.长胜店村石棺墓地;15.左比遗址。

(一)古遗址

1、罕额依遗址

遗址位于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村,地处大渡河上游支流小金河左岸的半山腰上,高出河面600米,海拔2300米。地表植被茂盛,遗址面积约30万平方米。1987年夏,甘孜藏族自治州文物普查队于中路乡罕额依村发现大量石棺墓群,其后四川省文物普查办公室于罕额依村刹拉科寺附近发现厚度为8米左右的文化层堆积;1989年10月至1990年12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对罕额依遗址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本次调查在遗址多处断面可见文化层堆积及石棺墓,文化层堆积厚度约3~8米。暴露出的石棺墓据不完全统计已超100座。在地表

和多处断面采集有遗物,主要为陶器、石器和骨器。地层断面上还发现有石头垒砌的早期墙体遗迹。陶片以夹砂灰褐陶和红褐陶残片为主,大部分夹杂白色石英,纹饰大多素面,少量陶片饰有绳纹。

暴露出的石棺墓形制多样,大致可分以下三类:第一类墓室由多层长条形石块垒砌,顶部平铺多层扁平石块;第二类墓室由长方形石板垒砌而成,顶部平铺多层扁平石块;第三类墓室长边由多层长条形石块垒砌、两侧挡用石板垒砌,顶部平铺一层石板。

罕额依遗址采集器物主要有陶器、骨器和石器。陶器均为陶片,无可复原器。陶片以夹砂灰褐陶和红褐陶为主,大部分夹杂白色石英;纹饰大多素面,少量陶片饰有绳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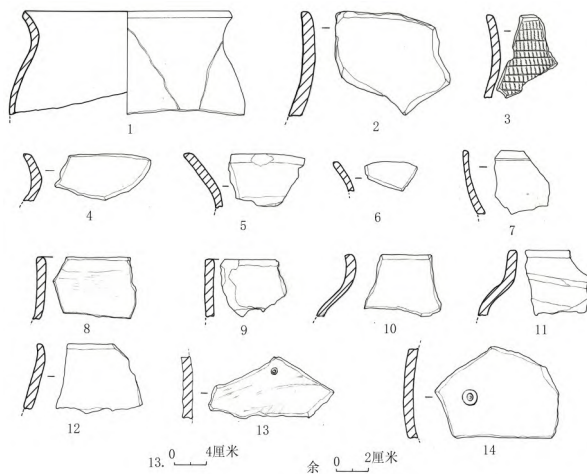


图2:罕额依遗址采集陶器

注:1、4-6.敞口罐(DEH采:10、DEH采:11、DEH采:38、DEH采:18);2-3、10.侈口罐(DEH采:9、DEH采:16、DEH采:13);7.钵(DEH采:19);8-9.直口罐(DEH采:14、DEH采:5);11-12.敛口罐(DEH采:17、DEH采:15);13-14.穿孔陶片(DEH采:29、DEH采:30)。

敞口罐3件。DZH采:10,残,夹砂灰褐陶,敞口,鼓腹,素面。残高12.8、壁厚0.6厘米。(图2:1) DZH采:11,残,夹砂灰褐陶,中间夹杂白色石英颗粒,敞口,素面。残高2.8、壁厚0.7厘米。(图2:4) DZH采:18,残,夹砂灰褐陶,中间夹杂白色石英颗粒,敞口,素面。残高1.8、壁厚0.5厘米。(图2:6) DZH采:38,残,夹砂灰褐陶,敞口,素面。残高3.3、壁厚0.6厘米。(图2:5)

侈口罐3件。DZH采:9,残,夹砂灰褐陶,中间夹杂白色石英颗粒,侈口,素面。残高6.4、壁厚0.8

厘米。(图2:2)DZH采:13,残,夹砂灰褐陶,侈口,素面。残高3.8、壁厚0.6厘米。(图2:10)DZH采:16,残,夹砂灰褐陶,侈口,素面。残高5.1、壁厚0.5厘米。(图2:3)

直口罐3件。DZH采:5,残,夹砂灰褐陶,中间夹杂白色石英颗粒,直口,素面。残高4.3、壁厚0.6厘米。(图2:9)DZH采集:14,残,夹砂灰褐陶,中间夹杂白色石英颗粒,直口,素面。残高3.8、壁厚0.6厘米。(图2:8)

陶钵1件。DZH采:19,残,夹砂黄褐陶,口微敛,素面。残高3.9、壁厚0.5厘米。(图2:7)

敛口罐1件。DZH采:15,残,夹砂灰褐陶,敛口,素面,大部分残损。残高3.0、壁厚0.5厘米。(图2:12)DZH采:17,残,夹砂灰褐陶,中间夹杂白色石英颗粒,敛口,素面,大部分残损。残高4、壁厚0.6厘米。(图2:11)

穿孔陶片3件。DZH采:29,残,夹砂灰褐陶,中间夹杂白色石英颗粒,有穿孔,素面。残长7.7厘米,厚0.6厘米。(图2:13)DZH采:30,残,夹砂灰褐陶,中间夹杂白色石英颗粒,有穿孔,素面。残长7.8厘米,厚0.6厘米。(图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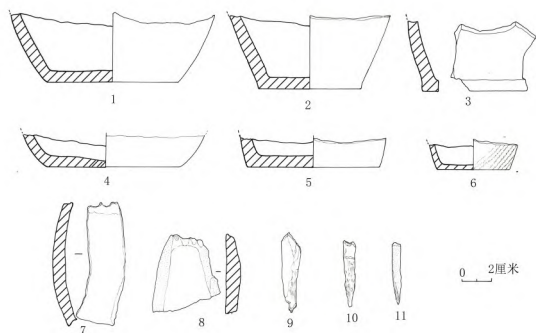


图3:罕额依遗址采集器物

注:1-6.器底(DEH采:25、DEH采:24、DEH采:23、DEH采:22、DEH采:40、DEH采:4);7.器耳(DEH采:39);8.打制石器(DEH采:2);9-11.骨锥(DEH采:33、DEH采:34、DEH采:35)。

器耳1件。DZH采:39,残,夹砂灰褐陶,中间夹杂白色石英颗粒,扁平状,素面。残长8.4、残宽2.4、厚0.9厘米。(图3:7)

器底10件。均为平底。DZH采集:4,残,夹砂灰褐陶,表面有绳纹。残高3.4、底厚0.8、壁厚0.6厘米。(图3:6)DZH采集:22,残,夹砂灰褐陶,中间夹杂白色石英颗粒,素面。底径9、残高2.2、底厚

0.8、壁厚0.6厘米。(图3:4)DZH采集:23,残,夹砂灰褐陶,中间夹杂白色石英颗粒。残高4.8、底厚0.8、壁厚0.8厘米。(图3:3)DZH采集:24,残,夹砂灰褐陶,中间夹杂白色石英颗粒,残高2.2、壁厚0.5厘米。(图3:2)DZH采集:25,残,夹砂灰褐陶,中间夹杂白色石英颗粒,素面。残高4.8、底厚0.8、壁厚0.9厘米。(图3:1)DZH采集:40,残,夹砂灰褐陶,中间夹杂白色石英颗粒,素面。底径5.2,底厚0.9,壁厚0.6厘米。(图3:5)

石器3件。均为石斧残件。DZH采:2,残,为打制石器,青灰色砾石质地,单面打击,平面为梯形。残长4.8、残宽4.7、残高1.0厘米。(图3:8)

骨器3件。均为骨锥。DZH采:33,残,锥状,残长5.4、厚1.3厘米。(图3:9)DZH采:34,残,锥状,残长4.5、厚0.8厘米。(图3:10)DZH采集:35,残,锥状,残长4.2、厚0.6厘米。(图3:11)

2、泽周村遗址

遗址位于丹巴县梭坡乡泽周村,地处大渡河右岸二级台地上,遗址总面积约15000平方米。因房屋修建与种植庄稼的人为因素、雨水冲刷等问题,遗址破坏较严重。在地理坐标N:30°50'25",E:101°55'30"发现一文化层堆积明显的地层剖面,厚度大约1.7米,地层可分三层:

第一层,厚约1.2米,土色为深灰褐色土,含沙量大,土质较疏松。

第二层,厚约0.24米,土色为灰褐色土,含沙量大,土质较疏松,采集有丰富的陶残片,陶片有夹砂红褐陶、灰褐陶,间杂白色石英;纹饰以素面为主。可辨器型有侈口罐。

第三层,厚约0.26米,土色为灰褐色土,含沙量大,土质较疏松。采集少量陶片,骨针2件,石凿1件,石斧1件。陶片均为夹砂灰褐陶,间杂白色石英;纹饰以素面为主。可辨器型有双耳罐。

同时在遗址其他区域还采集有兽骨、石器剥片、石斧、骨锥、石杵以及少量陶残片。陶片以夹砂红褐、灰褐陶为主,纹饰以素面为主,少量陶器饰有纹饰,包括附加堆纹、绳纹、细绳纹、粗绳纹与戳印纹等。

双耳罐1件。DSZ剖面③:1,残,夹砂灰褐陶,间杂白色石英,表面施有细泥陶衣。圆尖唇,束颈,鼓腹,扁平状桥型双耳,残高9厘米。(图4:1)

侈口罐 2件。DSZ剖面②:1,残,夹砂红褐陶,间杂白色石英。侈口、方唇,残高3.4厘米。(图4:2) DSZ采:8,残,夹砂灰褐陶,间杂白色石英。侈口、圆唇,口沿贴塑一圈,残高4.5、厚0.5厘米。(图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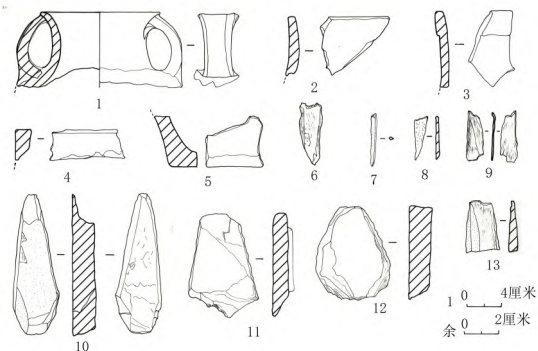


图4:泽周村遗址采集器物

注:1.双耳罐(DSZ剖面③:1);2-3.侈口罐(DSZ剖面②:1、DSZ采:8);4.直口罐(DSZ采:9);5.器底(DSZ采:10);6、8.骨锥(DSZ采:6、DSZ采:5);7.骨针(DSZ剖面③:3);9.石器剥片(DSZ采:1);10.石杵(DSZ采:7);11-13.石斧(DSZ采:3、DSZ采:4、DSZ剖面③:2)。

直口罐 1件。DSZ采:9,残,夹砂红褐陶,间杂白色石英。直口、方唇,残高1.8、厚1厘米。(图4:4)

器底 1件。DSZ采:10,残,平底,夹砂红褐陶,间杂白色石英。残高3、厚1厘米。(图4:15)

石器 5件。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均有。

石斧 3件。DSZ采:3,青色砾石,平面呈梯形,残长12.2、厚1.1厘米。(图4:11) DSZ采:4,青色砾石,平面呈梯形,残长11、厚2.6厘米。(图4:12) DSZ剖面1③:2,青绿色砾石,通体磨光,平面呈梯形,残长3.1、厚0.5厘米。(图4:13)

石杵 1件。DSZ采:7,残,灰色砾石,通体磨光,平面呈锥形,残长8.3、厚1.3厘米。(图4:10)

石器剥片 2件。DSZ采:1,残,青绿色砾石,锥形,一侧有磨光,残长3厘米。(图4:9)

骨器 3件。

骨针 1件。剖面③:3,残,呈扁锥形,内部中空,残长3.1厘米。(图4:7)

骨锥 2件。DSZ采:5,残,锥形,残长3.5厘米。(图四8) DSZ采:6,锥形,残长3.7厘米。(图4:6)

3、聂呷遗址

遗址位于丹巴县聂呷乡聂呷村,地处大渡河右岸二级台地。遗址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现地表植被主要为玉米等。

在遗址范围内采集有陶片和石器。陶器残片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少量夹砂灰褐陶。纹饰有细绳纹、粗绳纹。另采集石斧1件。

陶器均为夹砂陶,可辨器型有敞口罐、侈口罐、器耳、钵等。

敞口罐 2件。DNN采:2,残,夹砂红褐陶,敞口,素面。残高3.6、壁厚0.8厘米。(图5:3) DNN采:4,残,夹砂红褐陶,敞口,素面。残高2.6、壁厚0.7厘米。(图5:2)

侈口罐 1件。DNN采:5,残,夹砂红褐陶,侈口,素面。残高2.4、壁厚0.6厘米。(图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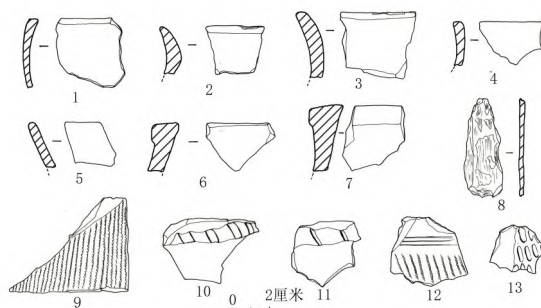


图5:聂呷遗址采集器物

注:1.器耳(DNN采:3);2-3.敞口罐(DNN采:4、DNN采:2);4.侈口罐(DNN采:5);5.钵(DNN采:6);6-7.敛口罐(DNN采:11、DNN采:8);8.石斧(DNN采:1);9-13.陶器纹饰(DNN采:13、DNN采:13 DNN采:14、DNN采:15、DNN采:16)。

敛口罐 2件。DNN采:8,残,夹砂红褐陶,敛口,素面。残高3.6、壁厚1.1、底厚1.2厘米。(图5:7) DNN采:11,残,夹砂灰褐陶,敛口,素面。残高2.6厘米,壁厚1、底厚1.1厘米。(图五6) 陶钵 1件。DNN采:6,残,夹砂红褐陶,敞口,素面。残高2.4、壁厚0.4厘米。(图5:5)

器耳 1件。DNN采:3,残,夹砂红褐陶,扁平状。残高3.7、壁厚0.5厘米。(图5:1)

纹饰标本 5件。DNN采:13,残,夹砂红褐陶,饰细绳纹。(图5:1) DNN采:14,残,夹砂红褐陶,饰附加堆纹。(图5:10) DNN采:15,残,夹砂黄褐陶,饰附加堆纹。(图5:11) DNN采:16,残,夹砂黑褐陶,饰凹弦纹及附加堆纹。(图5:12) DNN采:17,残,夹砂红褐陶,饰戳印纹。(图5:13)

石斧 1件。为打制石斧。

DNN采集:1,残,灰褐色页岩,双面打击,平面梯形。残长10.8、残宽4.2、厚0.6厘米。(图5:9)

4、邛山一村遗址

遗址位于丹巴县巴底镇邛山一村,地处大金川河西岸二级台地上,遗址总面积约13万平方米,地层堆积厚度3-5米。在遗址多处断面及地表采集有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遗址断坎上暴露有石棺墓1座,编号为DBGY1。其修筑方法为先挖土坑,竖砌挡板,最后以扁平石块盖顶,墓葬顶墓盖板叠砌7层,石板之间缝隙由小石块卡砌而成。墓口距地表0.5、深约1.31、残宽0.42、进深0.17米。

陶片以夹砂灰褐陶为主,间杂白色石英;陶器纹饰以素面为主,少量陶残片饰有纹饰,主要包括细绳纹、粗绳纹。可辨认的器型有敛口罐、直口罐、敞口罐、双耳罐、陶钵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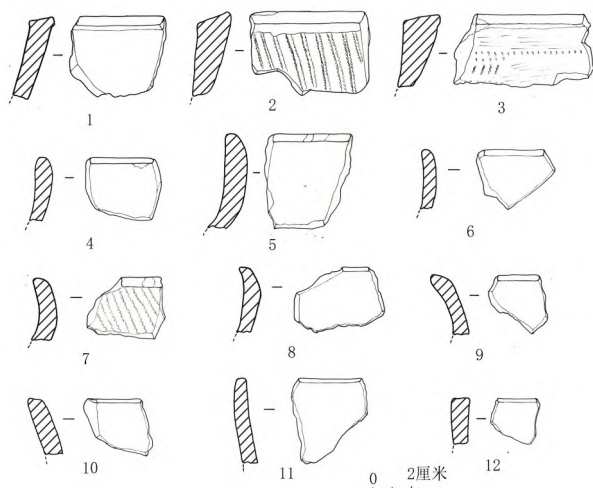


图6:邛山一村遗址采集器物

注:1-3.敛口罐(DBQY采:1、DBQY采:2、DBQY采:3); 4-6.侈口罐(DBQY采:8、DBQY采:12、DBQY采:5); 7-10.敞口罐(DBQY采:7、DBQY采:47、DBQY采:18、DBQY采:21); 11.钵(DBQY采:4); 12.直口罐(DBQY采:11)。

敛口罐3件。DBQY采:1,残,夹砂红褐陶,间杂白色石英,敛口,方唇,残高4.1、厚1厘米。(图6:1)DBQY采:2,残,夹砂红褐陶,间杂白色石英,敛口,方唇,粗绳纹,残高4.3、厚1.5厘米。(图6:2)DBQY采:3,残,夹砂红褐陶,间杂白色石英,敛口,方唇,粗绳纹,残高3.7、厚1.7厘米。(图6:3)

侈口罐5件。DBQY采:5,残,夹砂红褐陶,间杂白色石英,侈口,圆尖唇,残高3、厚0.7厘米。(图6:4)DBQY采:8,残,夹砂红褐陶,间杂白色石英,侈口,圆唇,残高3.2、厚0.8厘米。(图6:6)DBQY采:12,残,夹砂红褐陶,间杂白色石英,侈口,圆唇,

残高4.9、厚1.1厘米。(图6:5)DBQY采:50,夹粗砂灰陶,侈口,斜方唇,束颈,斜弧腹内收成平底。颈部至上腹部纹饰呈细。口径7.8、底径9.6、壁厚0.4、通高10.2厘米。(图7:2)

直口罐1件。DBQY采:11,残,夹砂红褐陶,间杂白色石英,直口,方唇,残高2.3、厚0.9厘米。(图6:12)

敞口罐5件。DBQY采:7,残,夹砂灰褐陶,间杂白色石英,敞口,圆唇,残高3.2、厚0.9厘米。(图6:7)DBQY采:18,夹砂红褐陶,间杂白色石英,敞口,方唇,残高3、厚0.8厘米。(图6:9)DBQY采:21,残,夹砂红褐陶,间杂白色石英,敞口,方唇,残高2.9、厚1厘米。(图6:10)DBQY采:47,残,夹砂红褐陶,间杂白色石英,敞口,方唇,残高3.3、厚0.9厘米。(图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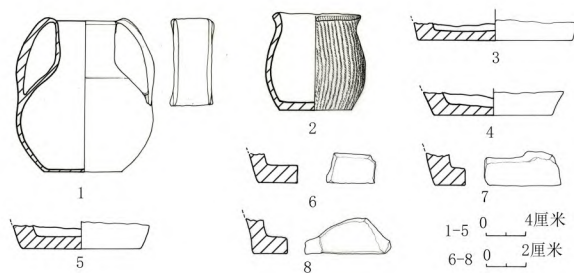


图7:邛山一村遗址采集器物

注:1.双耳罐(DBQY采:51);2.侈口罐(DBQY采:50); 3-8.平底(DBQY采:14、DBQY采:6、DBQY采:15、DBQY采:41、DBQY采:10、DBQY采:16)。

双耳罐1件。DBQY采:51,夹细砂黑陶,圆唇,敞口,束颈,斜肩,扁平状双耳,平底。口部俯视呈圆形。外壁可见其打磨痕迹。口径6、腹部最大径14.4、底径8、高16厘米。(图7:1)

陶钵1件。DBQY采:4,残,夹砂红褐陶,间杂白色石英,敛口,方唇,残高4.4、厚0.8厘米。(图6:11)

器底11件。均为平底。DBQY采:6,残,夹砂红褐陶,间杂白色石英,残高1.4、厚0.6厘米(图7:4)。DBQY采:10,残,夹砂红褐陶,间杂白色石英,残高2厘米。(图7:7)DBQY采:14,残,夹砂红褐陶,间杂白色石英,残高2.6、厚1.8厘米。(图7:3)DBQY采:15,残,夹砂红褐陶,间杂白色石英,残高2.4、厚2厘米。(图7:5)DBQY采:16,残,夹砂红褐陶,间杂白色石英,残高1.7、厚1.2厘米。(图7:8)

DBQY采:41,残,夹砂红褐陶,间杂白色石英,残高1.5、厚0.9米。(图7:6)

石器均为打制石器。

石斧5件。DBQY采:23,残,灰色砾石,平面呈扇形,单面打击,刃部呈弧形,直径长9、厚2.5厘米。(图8:1)DBQY采:37,残,灰色砾石,夹杂石英颗粒,平面呈梯形,顶部较圆弧,多面打击,刃部较平直,残长20、宽3-8、厚3-4.4厘米。(图8:2)标本DBQY采:38,残,灰色砾石,夹杂石英颗粒,平面呈梯形,顶部较圆弧,多面打击,残长7.5、宽3-6.5、厚1-2.2厘米。(图8:5)

刮削器4件。DBQY采:27,灰黄色砾石,不规则形,多面打击,残长5.5、宽5.9厘米。(图8:4)DBQY采:28,白色砾石,不规则形,有打击痕迹,残长3.3厘米。(图8:3)DBQY采:29,灰色砾石,不规则形,单面打击,残长3.5、宽2.5厘米。(图8:6)DBQY采:30,黄色砾石,不规则形,多面打击,残长4.3、宽2.4厘米。(图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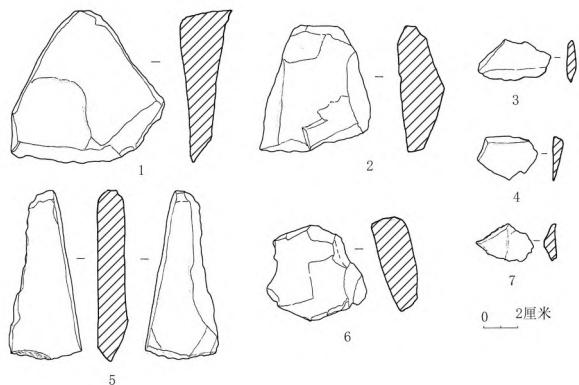


图8:邛山一村采集石器

注:1-2、5.石斧(DBQY采:23、DBQY采:37、DBQY采:38);3-4、6-7.刮削器(DBQY采:28、DBQY采:29、DBQY采:27、DBQY采:30)。

5、邛山二村遗址

遗址位于丹巴县巴底镇邛山村(原邛山二村),地处大金川河西岸高山台地上,高出河岸约1000米。现地表植被为玉米、花椒、土豆及其他作物。遗址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地层堆积厚度约3~5米。在遗址分布范围内采集有陶残片和石器。陶残片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少量夹砂灰褐陶及黄褐陶,纹饰有凸棱纹、细绳纹、刻划纹、附加堆纹、凹弦纹等。石器多为打制石器,少量磨制石器。

陶器:

敞口罐2件。DBQE采:11,残,夹砂红褐陶,素面,敞口,大部分残损。残高3.4、壁厚1厘米。(图9:1)

器耳1件。DBQE采:15,残,夹砂红褐陶,素面,扁平状,大部分残损。残长3.2、厚0.6厘米。(图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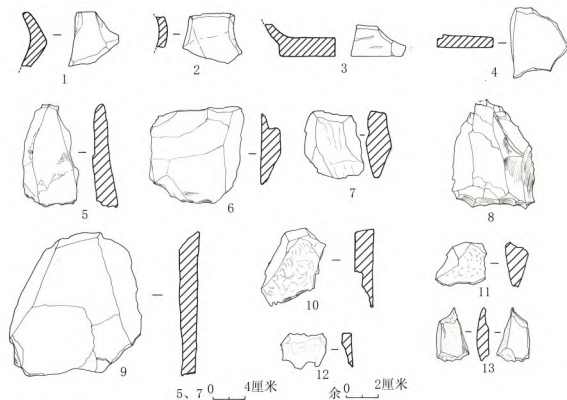


图9:邛山二村遗址采集器物

注:1.敞口罐(DBQE采:11)2.器耳(DBQE采:15)3.器底(DBQE采:17)4.器盖(DBQE采:13)5-8.打制石斧(DBQE采:1、DBQE采:2、DBQE采:3、DBQE采:4)9.砍砸器(DBQE采:18)10-12.刮削器(DBQE采:5、DBQE采:6、DBQE采:7)13.磨制石斧(DBQE采:8)。

石器:

石斧4件。DBQE采:1,残,灰白色页岩,梯形,双面打制,残长13、残宽7.0、厚2.6厘米。(图9:5)DBQE采:2,残,灰白色页岩,梯形,双面打制,残长12.4、残宽10.4、厚2.4厘米。(图9:6)DBQE采:3,残,灰白色页岩,梯形,双面打制,残长8.6、残宽7.2、厚3厘米。(图9:7)DBQE采:4,残,白色石英岩,锥形,双面打制,残长6.8、残宽5.2、厚2厘米。(图9:8)

刮削器3件。DBQE采:5,残,白色石英岩,梯形,双面打制,残长5、残宽3.4、厚1.2厘米。(图9:10)DBQE采:6,残,白色石英岩,梯形,双面打制,残长2.8、残宽3.1、厚1.4厘米。(图9:11)DBQE采:7,白色石英岩,梯形,双面打制,残长2.8、残宽2.3、厚0.6厘米。(图9:12)

砍砸器1件。DBQE采:18,残,灰色砾石,平面呈扇形,刃部双面打击,刃部圆弧,直径7.7、厚1-2厘米。(图9:9)

磨制石斧1件。DBQE采:8,残,青色页岩,形状不规则,双面磨制,残长3.4、残宽2、厚0.8厘米。

(图9:13)

(二)石棺墓地

1、卡卡村石棺墓地

墓地位于丹巴县巴旺乡卡卡村,地处大金川河右岸二级台地,距大金川河现河面高出约400米。整个石棺墓地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墓葬开口距离地表约2-4米。地层断面观察共发现8座石棺墓。墓葬修筑方法为先挖竖穴土坑,然后在土坑内用扁平石板竖立围砌成两侧壁及头脚挡板,石板之间缝隙由小石头卡砌,墓底不见铺底石。该墓破坏严重,从暴露的情况可见墓室内现存有人骨、随葬数量较多的动物骨骼。

2、齐支村石棺墓地

墓地位于丹巴县巴旺乡齐支村,地处大金川河西岸一级与二级台地中间的缓坡地带,东距大金川河约500米。墓地多座墓葬被生产、生活活动破坏,因墓葬未揭露完全,无法确定墓葬形制,仅可见墓葬剖面为长方形形状。多数墓葬开口距离地表约0.5~1.5米。地层断面观察共暴露4座石棺墓。从墓葬暴露的情况观察可知修筑方法为先挖土坑竖穴,然后在土坑内先用扁平石块竖砌侧边墓框,两侧砌两层长条形石块后以扁平石块盖顶,构筑墓室的主体石板之间缝隙由小石块卡砌而成。

3、左比村石棺墓地

墓地位于丹巴县梭坡乡左比村,地处大渡河西岸二级台地上,高出现河面约80~200米。墓地多座墓葬被生产、生活活动破坏严重,因墓葬未揭露完全,无法确定墓葬形制,墓葬剖面观察判断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调查发现地层断面或地表暴露有36座石棺墓。多数墓葬开口距离地表约0.5-1米。从墓葬暴露的情况观察可知其修筑方法基本相同,均为先挖土坑竖穴,然后左侧用板石竖砌挡板,右侧用块石横砌挡板,两侧完成后以扁平石块盖砌墓顶,墓顶盖板多层叠砌,构筑墓室的主体石板之间缝隙由小石块卡砌而成。墓葬顶部盖板叠砌层数的不同是墓室构筑结构的主要区别。

结 语

(一)遗址及墓地年代

本次调查的遗址和墓地所采集器物从陶系特

征来判断可明显分为A、B两组器物群,初步判断年代分别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和战国至秦汉时期。

A组器物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从陶质上来看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较少;陶色主要以灰褐陶、红褐陶为主,另有黄褐陶等;陶器纹饰以素面为主,另有少量绳纹、戳印纹、附加堆纹等。器型上主要有敞口罐、敛口罐、侈口罐、直口罐及钵等;采集的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磨制石器发现较少;打制石器器类以石斧、砍砸器及刮削器为主。A组器物主要发现于罕额依遗址、聂呷遗址、邛山一村遗址、聂呷遗址。其中罕额依遗址采集侈口罐DEH采:16、聂呷遗址陶钵DNN采:6、罕额依遗址敞口罐DEH采:10分别与罕额依遗址一二期器物90DZHT1⑩:136 90DZHT1⑩:433、90DZHT1⑧:376形制类似,罕额依遗址一、二期的年代在距今约5000-4000年之间^[1],因此A组遗物的器物组合及文化特征与罕额依遗址1989-1990年发掘的新石器时期遗存文化内涵相似,初步判断其时代应大体相当,距今约5000~4000年。

B组遗物主要为石棺葬文化遗物,年代判断为战国至秦汉时期。B组遗物在遗址及石棺墓群中均有发现,其陶质陶色主要是以泥质灰陶、灰褐陶、黑褐陶为主,可辨器型有双耳罐、侈口罐、单耳罐等器物。罕额依遗址采集的直口罐DEH采:14、DEH采:5与雅江本家地采集器物YG采:6类相似,本家地采集器物年代为战国至秦汉时期^[4];邛山一村遗址采集双耳罐DBQY采:51与雅江县脚泥堡墓地采集双耳罐2010YGJ采:3形制相当,雅江脚泥堡石棺墓的年代为汉代^[5],由此判断B组器物组合的年代应为战国至西汉时期。同时在墓葬形制上,罕额依遗址、邛山一村遗址、齐支村石棺墓地和左比村石棺墓地均发现有墓葬顶部铺多层石板的石棺墓。这种墓葬形制与丹巴县折龙村石棺墓地的第二种石棺葬的形制基本一致,折龙村石棺墓的年代为两汉时期^[2]。

(二)初步认识

本次丹巴县调查取得丰硕成果,采集了一批陶器、骨器、石器标本,对研究大渡河流域先秦时期遗存及石棺葬文化有着重要意义,填补了丹巴县按河流域进行系统田野考古工作的空白。

(下转81页)

- [7]宮本一夫.東北アジア青銅器文化からみた韓国青銅器文化[J].青丘學術論集,2003(22).
- [8]韩集寿.甘肃景泰张家台新石器时代的墓葬[J].考古,1976(3).
- [9]宮本一夫,高大伦编.東チベットの先史社会四川省チベット自治州における日中共同発掘調査の記録[M].东京:中国书店,2013.
- [10]陈显双,札西次仁.四川射洪卡莎湖石棺墓[J].考古学报,1991(2).
- [11]渡口市文物管理处.四川盐边县石棺葬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1986(2).
- [12]今村启尔.滇西の剣[J].東京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研究紀要,1985(3).
- [13]小泽正人.四川省西部雅砻江流域における古代文化の編年[J].成城大学短期大学部紀要,2001(33).
- [14]谢辉,江章华.岷江上游的石棺墓[J].四川文物,2002(1).
- [15]蒋宣忠.四川茂汶营盘山的石棺葬[J].考古,1981(5).
- [16]四川省文管会,茂汶县文化馆.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J].文物资料丛刊,1983(7).
- [17]茂县羌族博物馆,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四川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及陪葬坑清理简报[J].文物,1994(3).
- [18]陈德安,扎西次仁,张康林.四川甘孜县吉里龙古墓葬[J].考古,1986(1).
- [19]茂汶羌族自治州文化馆.四川茂县别立、勒石村的石棺葬[J].文物资料丛刊,1985(9).
- [20]俞伟超.关于“卡约文化”和“唐汪文化”的新认识[J].先秦秦汉考古论集,1985.
- [21]张新宁.云南德钦县纳古石棺墓[J].考古,1983(3).
- [22]罗二虎.试论卡莎湖文化[J].华夏考古,2008(4).

[责任编辑 余小洪]

[校 对 宋维亮]

(上接74页)

第一、本次发现了大量石棺墓,数量统计上超过了200座。发现的石棺墓形制多样,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墓室由多层长条形石块垒砌,顶部平铺多层扁平石块;第二类墓室由长方形石板垒砌而成,顶部平铺多层扁平石块;第三类墓室长边由多层长条形石块垒砌、两侧挡用石板垒砌,顶部平铺一层石板。该区域石棺墓在墓葬形制上与岷江上游地区的石棺墓有着重要区别,出土器物上也没有发现漩涡纹的双耳罐。石棺墓所呈现的墓葬形制及构筑方法以及墓葬随葬品所反应的文化特征都具有独特的区域特色,是石棺葬文化独具特色的石棺墓类型。

第二、罕额依遗址、邛山一村遗址、聂呷遗址、泽周村遗址其文化内涵均是遗址与石棺墓共存,应属于石棺墓人群居址遗址。同时遗址中采集器物多与石棺墓出土器物类似,对于研究石棺葬文化特别是石棺墓族群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对研究大渡河流域的石棺葬文化序列有着重要意义。

项目负责人:刘化石

调查人员:刘化石、杨炳珍、李万涛、何治、陈瑞杰、阮海虹、罗玘

线图绘制:李会、杨炳珍

执笔:刘化石、李万涛

[参考文献]

- [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遗址发掘简报[A].四川考古报告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 [2]故宫博物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005年度康巴地区考古调查简报[J].四川文物,2005(6).
- [3]霍巍.康区石棺墓遗存考察记——横断山脉地带文物考古调查记之一[J].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2).
- [4]甘孜考古队.四川巴塘、雅江的石板墓[J].考古,1981(3).
- [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日本九州大学,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雅江县文化局.四川雅江县呷拉遗址发掘简报[J].四川文物,2012(3).

[责任编辑 余小洪]

[校 对 夏 阳]

Archaeological Observation of Ancient Qiang as the Common Ancestor of Han and Zang

Yu Xiaohong

(School of Ethnic Studies,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Xianyang, Shaanxi, 712082)

Abstract: The relics of painted pottery and stone coffin prove that ancient Qiang is one of the origins of the Tibetan ethnic group from the Neolithic Age to the early Metal Age. Research on ancient DNA and physical anthropology also prove that ancient Qiang is one of the origins of the Tibetan ethnic group.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and documentary records both prove that ancient Qiang is the common ancestor of Han and Tibetan ethnic groups. Ancient Qiang is one of the main origins of Han and Tibetan crowd, but not the only origin.

Key words: ancient Qiang; Han and Zang Ethnic Groups; common ancestor;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Remains of the Pre Qin and Han Dynasties in Danba County, Ganzi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Sichuan Province

Sichuan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Abstract: From June to July 2021, the Sichuan Provincial Relics and Arche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Danba County Cultural Relics Management Institute, conducted a comprehensive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relics of the pre-Qin period and relevant key areas within Danba county. The team discovered a group of the sarcophagus tombs in Kaka village, the site of Qiongsan II village and the site of Daping village. In this investigation, the team collected a batch of pottery, bone and stone specimens, which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the remains of the pre-Qin period and the sarcophagus burial culture in the Dadu River Basin.

Key words: Dadu River basin; Danba County; Pre-Q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sarcophagus burial culture

Structure and Transition of Stone Tombs in the Western Sichuan Plateau (Excerpt Translation)

Written by Miyamoto Kazuo(Japan) , Translated by Wang Tingt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Xianyang, Shaanxi, 712082)

Abstract: Stone tombs of prehistoric age have been found in the western Sichuan plateau. This paper classifies the unanalyzed stone tombs based on their structures, and speculates its trans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 theory. Besides, through comparing the funerary bronze ware between tombs with funerary pottery and those without, it could be assumed that the former is more ancient than the latter. The forms of funerary pottery have also been examined through the hoard, and literature in the upper stream of Min River and Garze Region have been sorted chronologically. The pottery in the two regions have been further classified into five periods. Together with the period of tombs without funerary pottery, six periods of stone tombs have been classified chronologically.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chronology of stone tombs, former speculation about structural transition of stone tombs could be rationalized.

Key words: stone tomb; western Sichuan plateau; structure; chronology of funerary pottery; bronze culture in the Great all Area